

神丑

中短篇小说

刘文玉



作者小

刘文玉，当代

一九三〇年生于吉林

一九四八年辽北学

始发表作品。曾作过

宁文艺》、《文学青年

业创作，曾长期生活

出版的著作有：

歌》、《送你一支歌》；

大型歌剧《地下怒火



专

中国作家协会会员。
辽源市一个偏僻的农村。
半工半读，一九四九年开
联秘书，《辽西文艺》、《辽
刊物的编辑工作。作过专
，兼任过基层领导工作。
集《柳笛集》、《乡土的赞
叙事诗《矿山烽火》等；
《渔者之歌》(合作)、《情人》

(合作)、《镜子湖的请帖》等；歌曲《满载友谊去
远航》、《迎宾曲》等；短篇小说《她还是嫂子》；
中篇小说《‘援外主任’和第八个新娘》、《相马
神》、《镜子湖》、《神丑》、《刘文玉歌剧选》、
《刘文玉诗选》等。

现任沈阳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席、辽宁省
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副主席、辽宁省作家协会副主
席、《诗潮》主编、编审。世界华人诗人协会常
务理事。

神 丑

中短篇小说

刘文玉

PDG

目 录

相马神	(1)
小城神丑	(32)
镜子湖	(56)
“援外主任”和第八个新娘	(87)
她还是嫂子	(115)
负重的妈妈	(127)
杏花镇上的三阵春雨	(140)
迷人的珍珠啊	(153)
后 记	(245)

相 马 神

这个骡马大集正处于三省交界地，在一条溜光锃亮的公路旁。每逢单日是集，这里便可上几千匹大牲口，真成了牲口的海洋。由于骡马大集的出现，大车店、饭馆、理发馆、茶馆、卖艺的等其它行业，在停了二十几年后的今天，也应运而生。各种摊床五花八门。就连小镇上的公共厕所就增加了五处。人粪畜粪不断地增多，不怪人们说这几年地也有劲了。

卖完牲口和买完牲口的人，都要吃上顿馆子，远道的还要住一夜大车店。他们把牲口喂上之后，就上茶馆听二人转；瓜子儿皮嗑得满地皆是，他们觉得这才够味儿。有的人喝着茶水，随着唱腔打拍节。倒水的服务员像有特技似的，用长嘴水壶越过一个观众能把水倒在你的碗里，一滴不洒。

早上8点钟这里该热闹了。先是摆摊的各占其地，卖马具皮货的——红缨笼头，新式响串，大小鞭杆，皮鞭子，小鞭鞘，搭腰，小木鞍，套包，各种皮、麻绳套，应有尽有。那些卖瓜子儿卖梨的也拉开摊子；卖油炸糕的生起了火；卖枣切糕的带韵味的唱卖声使农民感到热气腾腾。

不一会就有三套马车、两套马车、小驴车，还有赶着马群、

牛群的卖主，揣得鼓鼓囊囊的买主，陆续走进这一里多方圆的大土围子。凡走进骡马大集的人，脸上都绽开了像一朵花似的笑容。大车的铃铛声、马嘶牛吼驴叫声，真是热闹非凡。这时大碗茶、大麻花、花生、油炸糕、枣切糕的叫卖声也提起了精神，一个赛一个地有劲。

由于骡马集的出现，也出现了一些特殊职业者——“黑经纪”。他们每天一大早游游逛逛的，倒背手按时到这大围子里上班。他们中有六七十岁的，有二十七八岁的，都是无本取利，全靠一张嘴给买卖双方打圆盘。每天多时能赚到六七十元，少则逗顿油炸糕钱。他们说：“天上无云不下雨，地上无媒不成亲。”好似市场上少不了他们这号角色。

他们中有重操旧业的老手；有久闯江湖的行家；也有新干这行的青年。这样一来，农民增添不少负担，有的常常吃亏上当。明明买到手的马很好，到家却病了；有的马当时很老实，到家后就变成烈性子；甚至老口马当小马买回去……弄得农民有苦无处说。这就急坏了市场管理所的小张。他想，不能光在这儿收税，眼看农民吃亏不管啊。他真想有个识马的本领，可往往是挨窘受欺，闹出不少笑话。所以他看着“黑经纪”就没有好印象。

一大早，“黑经纪”就来了。他们悠闲自得地互相垮皮地打着招呼：“张大叔好早啊，昨天你发财了！”

说话的是个年轻的小胡子，一对圆溜溜的眼睛，戴个前进帽，穿件土造的黄军大衣。

那位张叔，长得黑黑的，外号黑核桃。他有一双叽里咕噜的小眼睛，两条小短腿，走路挺快，那张黑脸满是皱纹，的确像一颗山核桃。他瞅瞅那个青年说：“大冷的天逗碗茶钱吧！”

“得了吧！我看到他那个盘子成了，少到家逗个‘捏子数’

(行话上来了，捏子为七，即七十元)。”

黑核桃眨了眨眼睛说：“你小子也不赖，连拳头都上去了，向买主讨赏钱！”

小胡子笑了，“他妈的，老农富了，真不开面，他们吃香的喝辣的，可连碗粥钱都舍不得……”

在他们谈话时，走来另外一个人。这个人是二十天前才在大集上出现的，就连市场管理员小张也没看透他，甚至也瞧不起他。他是一个小小头五短身材，方脸盘长着齐刷刷的一抹白的络腮胡的瘦老头，穿戴整齐但又一般。小张认为他一定也是一个“黑经纪”，“只要水边站，就有望海心”。不然这大冷天，跑到这骡马的海洋里游来荡去干啥？也可能他对这里生疏，是摸着石头过河试着走吧？他可能和那些“黑经纪”不同，谅他是没有后台，没人关照，又没哥们儿保驾的一个小孤老头子。所以人们对他没注意。就在这二十天内，小张连正脸都没给他。至于那些“黑经纪”，以黑核桃为首的，惟恐他抢了饭碗子，避着他压着他。可是这半个多月他仍在集上溜溜达达，分明是分文没进。他们想他会自动退出舞台，所以这些“黑经纪”们，采用晒干政策，以为足以把他挤出骡马市场，可是偏偏没有。

这白胡茬叫冷子星。

他头几天净跟在黑核桃和小黑胡后边转。他根本没话。像个拙笨的“黑经纪”，没本事还想捞点油水。

有时小黑胡实在觉得这个人碍眼。一天，在人群中他猛撞老冷一下，像他这样的小伙子，凭他这个坨又使上这么大的劲，少到家也得把这个小小白胡茬撞出五米开外。可是他一撞，倒觉得像撞到一棵大树上一样，小老头纹丝没动，反而有一股后坐力倒使小黑胡来个趔趄。小黑胡这下可不敢轻举妄动了，马上说：“白胡茬，给，买几块油炸糕吃了回去吧，天挺冷的，在

这儿转悠个啥？”白胡茬看看他手中的两元钱，连笑脸都没舍得给他，转身便走了。

这一幕市场管理所小张全看在眼里，他在纳闷：这个白胡茬小老头还挺有钢劲呢。

这天，“黑经纪”们正围住一个卖马的农民，给一个叫胖头鱼的马贩子讲生意。这个农民牵着一匹红马，马很精神，在马脑袋的正中间有一条白鼻梁，在后腿上还有一个白蹄。看起来蛮洒脱，好口齿。这个农民一开口就要价一千一百元。

这时胖头鱼和黑核桃在那儿把手褪到袖子里，拉来拉去。这是“黑经纪”讲价的一个暗码形式。然后黑核桃向卖马的说：“你这马有说项，卖不上价钱。”这个农民一怔，“什么说项？”

黑核桃指着马脑袋说：“你看，这叫‘头顶一杆蜡，神鬼都害怕。’这白脑门儿长坏了。这马使不住。”

胖头鱼又指马的右后蹄子说：“有钱不买一孤蹄，就是魔鬼也不敢骑！你看，偏长一个，要长四个白蹄叫雪里站了，可就值钱啦。”两个人一唱一和地在贬这匹马。

卖马的农民把缰绳一提说：“姜太公钓鱼愿者上钩。”

胖头鱼扭过大脸蛋子一笑，可真像胖头鱼了。“好商量，六百元咋样？”

管理所的小张过来说：“别见老实人就欺负。我还可以这么说呢：‘头顶一杆蜡，照亮咱农家。’‘有钱难买一孤蹄，拉车挽犁又能骑。’一马多用嘛！”

小张一连气说完这么多话，引起人们一阵叫好声。黑核桃很不是滋味。而这个白胡茬小老头却暗暗欣赏这个小张。然后他又被一阵叫卖的人流冲过去。这时，胖头鱼牵着匹黄骡马过来说：“真不愧是市场的张管理，请给我这马评个价，差不离就卖啊！”

小张毫不犹豫地站过来相看这匹黄马：口齿年轻，毛色亮堂，四蹄周正，不瞎不瘸。他思考一下喊出：“八百五十元怎样？”

黑核桃竖起大拇指，“行家！我算服你了！有眼力！”

胖头鱼说：“市场张管理把价喊出了，豁出去了，赔了也卖！”然后他又一跺脚，表示下了决心。

正巧，今天王寡妇领个十五岁的孩子来买牲口，一进大集就傻眼了。这么多牲口可咋买？黑核桃这时正注意了这母子两人。

“他婶子，买牲口想挑个啥成色的？打算出多少价钱？我给你张罗！”

王寡妇懦怯地说：“要个老实能干活的，我这小嘎能摆弄得了的就行啊，照七百左右吧！”

“好好好，”黑核桃马上应允，“他婶子，你看这匹黄骡马咋样？骡马都老实，四个大蹄，前档宽，后腿弯，使足力，能搬倒山……”然后他又用手拍拍马屁股蛋，“他婶子，多老实，一挠痒它都能给你趴下，绝对使得了。多少钱？讲个价嘛！”

黑核桃在积极地打圆盘。他又把手褪到袖子里，和卖马的胖头鱼拉来拉去。然后他把王寡妇叫到一边说：“他婶子，买一回，这么好口的马，不好遇，八百五十元怎样？这可是市场价。钱不够，明天捎来……我给过个话儿。”

王寡妇没有主意地看看大伙。“你说行吗？”她像跟儿子说，又像跟大伙商量。有人说中；有人不表态；而小儿子却不知如何是好，站在那儿愣愣地瞅着妈妈。

黑核桃看出时机成熟了，马上说：“牵马吧！钱不够好说。”眼看就成交了，突然从人群中窜出一个干瘦小老头。他一仰脸，便见他那齐刷刷的白胡茬，好像刚割过三天的韭菜一样，扎煞着。两只眼睛射出两道寒光，直逼到黑核桃和那个胖头鱼的脸

上。然后他一下子站到马的跟前，前后端相好一阵子，猛地用嘴吹下马耳朵。马不由愣一下子，然后又将头低下。他又到后蹄子跟前看了看，胸有成竹地问：“多少钱啊？”

黑核桃抢先说：“八百五十元卖了，成了成了，这里没你的货！”在开他。

白胡茬朝马头那儿一站说：“我买了！”

“啊？你怎抢人生意呢？”小黑胡过来说，“混不来钱吱一声，我赏你一顿午饭吃！”

胖头鱼过来说：“你给多少钱呢？”

白胡茬说：“四百元！”

众人轰地笑了，“你老头说胡吧！”

黑核桃惟恐打了生意，忙说：“成了成了！你少搭咕吧！”

“慢！”白胡茬厉声说，“这马不值八百五十元，它是蹶马，这大点一个孩子，能使了它吗？一上套起码三蹄子，踢伤人，叫他们孤儿寡母的上哪儿哭去啊。”众人嘁嘁喳喳一阵子。

胖头鱼笑嘻嘻对大伙说：“他这是抢行市。别信他的！”

小黑胡过来说：“你怎见得？”

白胡茬说：“你们看，这马后蹄的护蹄毛都踢光了！大伙听着，他是用酒灌在马耳朵里，它醉了，如果再过两小时，你这马还这么老实，我给一千元！”

黑核桃受不住了，猛地过来；小黑胡也马上跟过来，“哎，白胡茬，你想在这集上赚钱也得看看是谁！告诉你，黑大叔讲的盘错不了。你要再胡说八道，我这拳头可不认识人啊！”黑核桃在那边配合，嘿嘿一笑。

白胡茬并没惊慌，他看看黑核桃和小黑胡说：“拳头我见过，刀子也见过，不过，今天不是那个时代了。请大伙作证，两个钟头过后，你这马有人一牵它，没有三个蹶子，我被你拳头

打死勿论。”然后又对小黑胡说：“小伙子，靠拳头打不出个金饭碗，干嘛行都得有本领。”

这时众人都鸦雀无声地听着白胡茬的演说。接着他又说：“我说小伙子你不懂，你黑大叔这个久闯江湖的老手也不懂？欺负孤儿寡母，你们良心都被狼狗给掏去了？”说到这儿，小黑胡举起拳头过来，“让市场管理员小张评评价。”小张马上插嘴说：“我评错了不算数。我告诉你，有能耐照着老冷头的办法做呀！没能耐就得像我似的，认个错！跟人家学学！”这时人越围越多，人们都在猜度着，这场戏剧性的交易怎样发展下去，人们都插了话，言来语去的，大约过了两个小时，还没有结束的意思。胖头鱼见事不妙，走过来抱拳当胸，“老哥，兄弟失敬，我从北满到这块宝地混碗饭吃，请老兄多多照应！”

白胡茬忙回敬：“童叟无欺，公平交易，是干这行的本分。”

“下个集见！”胖头鱼说完牵马要溜。刚一靠近，这马“啪啪啪”三个大蹶子，胖头鱼吓得抱着脑袋躲在柱子旁。众人一阵掌声。

黑核桃到口的肥肉被人家打掉地上了。这次少到家七十元好处费被白胡茬给吹了，黑核桃只好认输。小黑胡狠狠地吐口吐沫，“老白胡茬子，你等着吧。”黑核桃也自言自语地说：“走着瞧。”于是两个人悻悻而去。

这时大伙可真为白胡茬小老头捏把汗。没听说吗？人家黑核桃的侄儿是县工商管理局的副局长，要不人家腰杆子就粗了？“白胡子大爷你要吃苦头的。”有人说。白胡茬轻轻笑了下。这时王寡妇领着孩子往白胡茬跟前一站，这小子规规矩矩地给白胡茬行个大鞠躬礼。小黑胡远远地说：“老白胡茬子，我叫你在骡马大集上一辈子也摸不到一根牲口毛……”

冷子星十九岁闯江湖。他第一次受骗后，像赌场上输光的赌徒，回不了家，真想上吊死了。又一想不能死，家里还有老母亲啊！

他仍然在马市上转悠，无精打采地转到天过晌了，连一点生意也没有遇上。马集上的经纪人如云，有的有帮有伙，有财有势，穿戴讲究，他哪里能插上足呢？何况他个头又瘦又小，语不惊人，貌不压众，看样子不过是个穷家孩子、讨饭花子。

他觉得饿了，看到各种食品和香滋辣味的饭摊，听着那些悠长的叫卖声，他真想吃，但腰中只有十五元钱。怎敢动用呢？于是他无目的地走啊走。这时他眼睛一亮，前边路上有一位农民牵着三头叫驴，走得急匆匆，一定是等钱用。他迎上去，“大哥，卖吗？”对方是一位老实巴交的农民，忙说：“等钱用啊，老妈病了。”

“多少钱卖？”

“你买吗？”

“买，等着种地用！”

“看你挺实在，老弟，三头驴就算二十元：吧！”

小冷子哈哈大笑说：“你也太不懂行情了，眼下驴没行，除了下汤锅卖驴肉，谁买它？我这是没力气买大牲口的人，才搭咕你呢。”

卖主看他样子和语气挺和善，马上热情地说：“给多少钱吧？”

小冷子也看出他真是等钱用的主儿，所以越发慢腾腾地说：“我只能买两头驴。”

“买两头给多少钱？”

“十元”。

“算了，十五元全给你！我好早点回家给老妈买药。”

小冷子看来生意到家了，说：“看你这份孝心，我成全你了。”

小冷子牵着驴又进到集市，转手卖了九十元，一下子赚了七十五元。当他揣起鼓鼓的七十五元时，真地在煎饼馆里吃了顿山东煎饼和豆腐脑。但他吃得没滋味，心情非常沉重，真像小时睡觉尿了炕一样，翻翻腾腾的不知怎么好。他想那位卖驴的妈妈吃到药了吗？十五元钱能够买药吗？要是九十元该买多少药？于是他眼前出现了自己的母亲，饥饿地等饭，盼他赚钱回家情景……他放下煎饼茫然地走了。

这是冷子星第一次出场。他腰中有了七十五元的资本。

人活着，就得伤天害理地吞食别人吗？年轻的小冷子在马集牲畜的海洋里，又混不上饭了。半年来除了三头叫驴以外，他连一根大牲口毛都没摸着，吃饭钱也没了。为了生存，冷子星那天又骗过一个新马贩子。他买了那人四十匹老马。从此小冷子有了转机。后来听说这个受骗的新马贩子一下病倒了。冷子星有了生机揣上钱却心怀内疚，日夜想着那位乍出茅庐的年轻马贩子。也可以说他的不幸救了我的不幸，是不是由于我骗了他，才使我能再去骗人？……受骗的滋味我是知道的，我当时真是没心活了，想上吊。没有活路的时候人也不想死，因为我还有亲人我的老妈妈，我放心不下啊！可是骗人的人又是啥滋味呢？当时我真想不出。也许高兴得唱着小曲，在戏园子里听戏，在大饭馆吃得喝得醉得像烂泥，还是孩子大人高兴得连觉都睡不着……我可不这样，我是没办法啊，老妈妈常对我说：“咱不能干那些缺德的事。”咳，我可没去吃馆子，没去听戏，也没告诉妈妈，我真想大哭一场啊！求他能体谅我……不，谁还能体谅一个从他兜里大把掏钱的贼呢？不，不，我不是贼！我

不是啊……他失眠了。

过了一年，这件事他怎么也忘不了。在骡马大集上咋也看不见那个马贩子了呢？

小冷子终于打听到那人的家乡。他怀里揣着钱去了。他走了五十多里，没等到他的屯子，就听人家说那位马贩子发了家。现在是跑大码头的大马贩子了。当他打听别人，询问那人近况时，人家用白眼珠看看他，说：“看你这身穿戴，人家不把你轰出去？你要求人家帮助，就趁早回家去算了吧。要是亲属满不过留你一顿饭。”

小冷子心中不知是苦是甜，是酸是辣，他索然地离开了这个小屯子。走到集镇，他今天真地就在饭馆子吃了一顿饭，要了一壶酒，自斟自饮，内疚的心情好似平静了一些，还上了老帐。不，我没还，是谁还的呢？这时他似乎领悟了，人也许就是这样骗来骗去。他胡胡涂涂地离开了饭馆，住在小店里，听到人来人往议论嘈杂，都为什么呢？为了生存，怎么生存？我何必怯着人家呢？那位小马贩子骗了别人，他也内疚吗？他也去看那人吗？看他又何必骗他呢？他想不明白了……

二

黑核桃领着胖头鱼赶着骡马来了。这次他们中间又增加几位人物。一个胖墩墩的老头，额头上有条刀痕，大约七十岁的样子，但是步履灵敏，并不显老。还有两位中年人。他们赶着十几匹高头大马，洋洋得意地进了大集的土围子大门。

今天市场管理员小张格外注意。几位年轻的工作人员，个个手持红缨鞭，戴着管理所的胸章，坚守岗位。叫卖的商贩格外地提高了嗓门。

不一会，他们的生意兴隆起来。农民一看他们这些膘满肉

圆的牲口，都很羡慕，围拢过来。人越围越多。瞅，这匹枣红大马胖得背上能放住一个鸡蛋。还有一匹铁青色驢马，也是格外显眼。农民刚刚卖完丰收粮食，谁进骡马大集不想买匹好牲口呢？谁的腰间都带着万儿八千的。眼看春节一过就该备耕了。过日子心盛，看得出，有小两口一齐来的，有的老两口子领着儿子；有的牲口还没买呢，已把红缨的皮笼头买下了，银铃般的响串也置下了，有的好胜的小伙子还把响串套在自己的脖子上。这样，人一进大集，“黑经纪”就把眼睛刷地一下子盯上了他们，非把生意拉成不可。

开始讲盘了。这时市场管理所小张马上跟过来，“卖马的往左边赶赶！”胖头鱼一笑，打着招呼说：“熟人！好说，好说！”然后掏出一盒过滤嘴的“三五”牌香烟，“小兄弟来一棵，外国玩艺儿！”

小张忙说：“没这个口福。”

“嘻嘻，本分！本分！玩一棵嘛！”他自己点着烟后忙说，“张管理，你看这枣红马咋样？评个价？”

小张没开口，今天他慎重多了。这时一帮“黑经纪”和买主就围了上来。他们在这几匹大马中，前后左右看个没完。一个农民看过这几匹大马赞不绝口：“啧啧，真带劲，这枣红马要多少钱？”

胖头鱼没开口。黑核桃把袖子一褪手藏在袖筒里，到胖头鱼跟前一拉。

“流品（即一千三百元）。 ”

“流虎（即一千四百元）。 ”胖头鱼还价了。

小张愣住了，他知道他们讲行话呢。这些，就连小黑胡也胡涂了。这是高级马贩子的行话。

黑核桃笑嘻嘻地走到那个农民跟前说：“老弟，这马可难遇，

口轻、腰圆、裆宽、蹄大，这四大要素它占全了，过了这个村可没这个店。我给你讲，一千五百元买了吧！”

这位农民看了看黑核桃说：“我只想要一千二百元以下的！太贵了，攀不起。”

胖头鱼笑了，“谁不知道，这些年农民肥得流油。”

这位农民瞅瞅胖头鱼的大脸蛋子说：“你胖得可快淌油了！”胖头鱼鼓鼓的大眼睛一瞪，刚要发作，这时“叭”的一下，随着这清脆的鞭声，进来一辆两套大马车，赶车的人拨开众人，来到这匹枣红马前。大家一惊，原来这赶车的老板，是一位姑娘。她上身穿件火红的运动衫，下身是一件天蓝色的裤子，脚蹬一双棕色牛皮短靴，圆圆的脸膛真像树上熟了的大苹果。一双调皮的大眼睛，望着众人。

“黑经纪”马上过来搭话，但又左顾右盼的像在寻找姑娘的家人，她的父亲，或者说男人。姑娘明白他们的用心，笑了，“怎么？找跟车的？找掌包的？我就是一把手，全权代表！”这时黑核桃才说：“好好好，如今妇女老娘们儿都是半边天，说了算数的，可是我劝你，想买好马，千万可别错过机会。你看这马，毛色正，膘口好……”姑娘却不听他絮叨，早已走到马前马后看。黑核桃忙又跟过来，“你看这马怎样？”

姑娘站到马前没有搭话，只是端相着马。她把马看完一遍后，在马眼睛跟前用手一晃，马反应灵敏，然后她照马嘴上“叭”的一个嘴巴。这马猛然受到一击，激灵一下，一翻嘴唇子。姑娘就手将马嘴掰开，点点头，“四个牙。”这时大伙开始折服了，就连“黑经纪”也不能不加思考了。这是个行家啊！管理所小张盯着看着她，黑核桃、白胡茬也在看着她。姑娘又看看后蹄子说：“蹶马！”小黑胡说：“怕是你使不了！牛驾辕，马拉套，姑娘赶车瞎胡闹。算了吧，你使它连车都套不上。”

姑娘瞅瞅小黑胡说：“套上呢？”

“你要套上，一千二百元我要你八百元。”

姑娘大鞭子一挫说：“好！大家为证，我认可买骡马！”说罢她把辕马卸下，拴在柱子上，将枣红马牵过来，刚往辕子里一顺，嘿，这马一使性子，耳朵一竖，“啪啪啪”三个大蹶子，把地踢冒了烟，蹄窝里挖出的泥甩得老远。众人忽地闪开。姑娘牵着这马一直没松手，回手又把车上一杆小鞭子抄过来，一连三鞭，眼看鞭鞘顺着马耳朵底下、前腿里子那儿下去了。马扑腾几下之后，顺从地进了辕子。这时看热闹的真赶上看马戏一样过瘾、一样满足，然后自动地报以掌声。

姑娘望着众人，笑了笑，算是谢幕。回手将腰里钱拿出，数足八百元然后把原来的辕马拴在车后，就到税务所上税去了。还没等拿税票子，她便跳上大车，红缨鞭一挥，跑上了大路。

小张边追边喊：“哎，等等，你的税票子！”姑娘回头瞅瞅他，一笑，又是一鞭。小张一边追一边想：一个姑娘家怎么这样识马性呢？咋这样懂行呢？我要有这样本事就好了。这时车就慢了。当小张刚要追上时，姑娘在车上向他一笑，调皮地又是一鞭。小张满头大汗地跑着，车慢了，小张嗖地跳上了车，顺手递给她税票子，她这才把车停下，嘿嘿地笑个没完，然后说：“你原来是书生啊，在骡马行里怕是要混不下去了吧？”

小张说：“看来你好像懂得我的心，是混不下去了！这里‘黑经纪’像苍蝇，简直太烦人了。不过我想学！大姐，你这样内行，一定有名师指点！”

“爷爷年轻时既是兽医又贩马，他在世时说：‘一切都归公了，买卖牲口的事也不用私人，没有用了。’可是他舍不得离开这行，才到饲养场当饲养员。我从小跟爷爷学治马、相马，多少懂了点。”